

■影视品评

电影《芳华》是最近文艺圈热议的话题，每个观看过影片的人都多多少少受到些触动。一部好的文艺作品，无论以哪种方式去展现，都有其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编者将本报热心读者和作者发在朋友圈里的感想和体会稍作整理，就有了本期的主题。以后，水韵沙澧文艺副刊会尝试着多做些这般组合。敬请关注。

■张翼飞

个人认为，好的艺术作品，一定是触及人性的，一定是直面现实的。

电影《芳华》就是这样的作品。在这里，首先必须感谢导演冯小刚先生，在与他同时代的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大师们纷纷转向古典和魔幻，手握资本和明星，以国际视野准备“文化输出”好莱坞的时候，他依然关注着现实，拍那些敏感的题材。

去年，当国师张艺谋以超豪华阵容拍摄大片《长城》时，他奉献了表现农妇上访的《我不是潘金莲》；今年，当曾经拍摄出《霸王别姬》的大导演陈凯歌继《道士下山》，再度拿出“作妖”的《妖猫传》时，他以“我把青春献给你”的执著，推出了《芳华》。

这部电影中时间主线都与“文革”和“越战”两大历史背景相关。关于这部影片，专业影评人和微信公众号的大V们已经说得很多了。作为普通观众，自己肯定说不了那么精彩、精辟、精深。但我依然有表达的欲望，想通过片中一些令人刻骨铭心的桥段，来讲讲个人的感受。电影中有句旁白说：“没有被善待过的人，最容易习以为善。”这句话说得真好。更难得的是，没有被善待的人，他们依然善良。

第一个桥段，是刘峰拥抱暗恋已久的林丁丁。

所有人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就像校园里，可能所有正常的男生都暗恋过班上最好看的女生。听了邓丽君的歌曲难免热血沸腾，恰逢林丁丁又通过了入党预备期，所以两个人独处时，他勇敢地表白并紧紧拥抱了林丁丁，在林丁丁半推半就

时，突然被别人撞到。因之前刘峰一直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马上有人说林丁丁是“腐蚀活雷锋”。

为了这个拥抱，刘峰从神坛被打落至尘埃。为了自保，林丁丁主动告发了刘峰，并且编造出生动的细节，让刘峰百口莫辩，成了企图猥亵的流氓。刘峰被严肃处理，发配到滇越边境的伐木连，后来又被派到战场，在战争中丢了一只胳膊。他的后半生也因此穷困潦倒。

林丁丁是个坏人吗？为了自保主动告发情有可原，但添油加醋落井下石确实不该。按照善良的揣测，她可能正如萧穗子独白说的那样：“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忽然坠落凡间，还对你说说他惦记你了很多年，她心里觉得紧张害怕，觉得肮脏恶心。”

林丁丁不是没有被别的追求者抱过，她说“谁都可以，就刘峰不行，谁让他是活雷锋呢”，这种逻辑或许说得过去，正如我们可以接受交往在不深者的欺骗，却无法接受最好朋友的背叛。

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有时候，自己一点小小的过失，可能会改变别人一生的命运。特别是在那个非正常时代环境下，每个人都如履薄冰。有时候，你踩得过重，对方不仅会浸泡到冰水之中，甚至会是没顶之灾。所以，当你掌握主动的时候，一定要宽容，拉上一把而不是踏上一脚，给别人希望，而不是让对方绝望。

在刘峰离开文工团的时候，一直被侮辱和被伤害的何小萍一个人为他送行，一个人站在文工团大门口，向他敬礼道别。这也片中最让人感动的片段之一：全世界都背叛了你，依然有一个人不离不弃！这就是人性的美好，甚至是刘峰坚强面对未来的力量所在。

第二个桥段，是那段长达6分钟的战争长镜头。

血肉横飞，异常惨烈，随时有人被射杀，随时有人变炮灰，生命危在旦夕，那种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场景，加上悲壮又激昂的配乐，令人领会到那场战争的真实与残酷。但据打过仗的、感受过生死的老兵们说，真正的战争，比电影更加可怕。对于亲历者而言，那是一排排烧焦僵直的尸体，一个个浸落入泥沼活活淹死的

影片中，刘峰在战争结束后再次来到文工团，原来印着政治画面的背景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红色可口可乐的广告牌，暗示了时代的变化。他又找到了意外获得英雄称号但又心灵受到创伤的何小萍，他左手握紧小萍的手，小萍那单纯无知的大眼睛直勾勾盯着眼前这个这熟悉又陌生的男子，刘峰过头头不敢看她，眼泪顺着鼻子一泻而下。文工团最后一次表演，邀请那些曾奔赴前线“心灵上遭受创伤”的人观看时，精神失常的小萍随着演员的翩翩起舞仿佛记回到了曾经在文工团里的青春年华。这时，一束暖洋洋的光撒到她脸庞，她独自一人走了出来，站在广袤空旷的草地上跳起了曾经经常排练的舞蹈，这时运用了交叉剪辑的手法，草坪上的小萍更像是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心灵得到了真正的归属。

影片最终给观众一个温馨的结局，两个孤独的灵魂互相依偎在一起——芳华褪尽，残花两朵，却香溢枝头。

一个时代是复杂多样的，我们不能用好坏来简单形容。之所以说是祭奠，是因为它曾给我们带来美好，但也曾让我们改变、伤痛和成长，它是深远的，永远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

逮麻雀

小米，待麻雀进去觅食时，把小棍拉倒，让盆子盖住麻雀，然后过去掏出米，这也只是小巧而已。我们知不屑于这么干。我们逮麻雀，要等到大雪之后，白雪覆盖了土地，麻雀们不像地老鼠，事先准备有粮食，它们每天找不到吃食都要挨饿。所以，每天都要拼命找食物，而农村的牲口屋，就成为它们找食吃的食堂。于是，我们就有了逮麻雀的场所。

在大雪覆盖场地的时候，我们把牲口屋的门儿打开，在门把手上拴着长长的绳子，远远地观望；麻雀们三五成群地侦察观望，发现屋里没人，就呼朋唤友飞进去，在麦秸中找麦粒。看到进屋的麻雀多了，埋伏在外的人就猛地拉绳把牲口屋的门拉上。屋内的麻雀发现出路被断，就像掐头苍蝇一样，向窗户上的玻璃撞去，直把自己撞昏为止；对于老奸巨猾的麻雀，我们几个人进去，用扫地的大扫帚在屋内左挥右扫，就把麻雀基本收拾干净。

原来的“四害”有麻雀，所以才有全国人民围剿麻雀的壮举。后来有科学家说，麻雀虽然吃粮食，更是吃害虫；所以，以后的“四害”就变成苍蝇、蚊子、臭虫、老鼠了，逮麻雀只能成为一种记忆了。

芳华过后 一曲挽歌

战士的脸庞，连同无数个日夜里抱紧长枪与死亡负隅顽抗的悲凉心境和战场上非生即死的绝望感，那种绝望会永远嵌进生还者的灵魂深处。

战争从来不是诗歌里歌颂的那样诗意优美，战争如同只会吞噬、冷酷、杀戮，每一个奔向战争的战士，生命早已不属于自己。身陷沼泽的战友，刘峰拼尽全力却救不上来。后来，刘峰拉战友的胳膊中弹，他哭着喊着，热火朝天，一边却是援军赶到，他和战友只能双双阵亡。

在这场战争中，因为抗拒组织安排被下放到野战医院的何小萍也参与了。作为护士，她看到一位叫石林峰的军人被战火烧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这是一位不怕牺牲的英雄，但他只有16岁，是谎报年龄当的兵。他有三个姐姐，家里很穷，连果丹皮都没吃过。当炸弹来袭时，何小萍扑在他身上抵挡被炸落的坠物，因此成为英雄。如在户外被冻了很久的大白菜，突然来到温室，反而无法适应，她精神错乱了。此时此刻，让他们先后离开的文工团，离战场很远，他们到前线慰问时，也是战争平息的时候。

在与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原来在文工团里模糊的背景、阶级、出身、家世等概念，突然变得格外的清晰：在战场献出生命换回胜利的，恰恰是从小没摸过枪的小战士，而不是从小就跟随首长父亲在靶场打靶无数、百发百中的女报幕员。

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可能每个人都会身不由己，但如果你生得好一些，就会离危险远一些。所以，不要赞美战争，也不要不相信命运。为什么很多小人物拼命也要混得好一些，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希望为下一代改变处境。

历史可能会重新评价曾经的战争，但所有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的卑微生命，都不应该被选择性遗忘。

第三个桥段，是身着病号服的何小萍在草坪上独舞。

战争过后，何小萍经不起突如其来的赞誉，精神失常。当她作为病人，观看文工团解散前最后一场演出时，当熟悉的《沂蒙颂》的旋律响起，突然情不自禁，悄悄离席，来到剧场外，在空旷而黑暗的操场上翩翩起舞。何小萍没有冲上舞台，

上舞台意味着对群众的取悦，意味着她仍无法摆脱集体。她一个人，来到清冷的操场，热闹的礼堂、喧哗的掌声，统统成了她的陪衬。所有的压抑、愤怒被尽情释放。她终于从集体中彻底抽离，完成了自我重建。

舞台上的音效和空旷的草坪剪接在一起，舞台上女兵的浓妆艳抹，反衬出她的孤独、渺小、羸弱，同一段舞蹈却截然相反，一边鲜花着锦，热火朝天，一边却是“遗世而独立”，孤芳而自赏。

那一刻，何小萍脑海里浮现的是，或许是当年没有男兵愿意做她的舞伴时，刘峰陪她练舞、让她不再尴尬和孤独的情景。那一刻，他们是幸福的，是彼此珍惜的。在别人眼中，此刻的她依然是病人，即使她跳得很好，但依然没有清醒。可是，仔细想想，真的是何小萍病了吗？那个不公平的时代，难道不是病态？那些有意或无意伤害她的战友们，难道不是病人？

最后，刘峰、何小萍这两个没有被生活善待，又被集体和时代抛弃的人走在了一起，相依为命。萧穗子的旁白里说：“每次同学聚会，别人都是一脸沧桑抱怨着生活，而刘峰和何小萍，却显得平静温和，看起来比別人更幸福。”

一切无法言说的错误，被笼罩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两个不幸的人只能放弃追问，选择原谅与和解。不如此，又如何？那些在历史中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忘记，或者因为太过艰涩悲凉被人们刻意遗忘的时光，被我们漫不经心地遗忘了，甚至否定了。那一代人最好的模样和最初的信念，以及他们为了那些信念曾付出的明艳芳华。

而我们这代人的芳华，在时代的浪潮里，任潮起潮落，随波逐流。当然，我们中间的精英，会成为潮流中的主干，引导潮流。当然也有另一些人，成为逆流的水花，被无声地吞没消逝。

当巨变来临时，没有超级英雄，没有主角光环，没有惊天大逆转。时代的车轮碾压而过，善良是微不足道的—堆泥土，被无数人踩在脚下，也为无数人留下希望。现实生活就是这样，有多美好，就有多残酷。芳华过后，一曲挽歌。



■你言我语

●一诺千金：一场美好又无奈的青春梦，红绿相间的画面里，年轻的生命弥漫着阳光下怦然心动的肥皂香。像是听一个久远的故事，像是品味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讲究赏罢，内心悲凉，但夺眶的泪水滚烫。把满腔梦与爱的最好年华，恣意投掷在时代的熔炉，燃烧、摔打、破碎，芳华逝去，他们不再年轻，开始接受命运的安排。芳华逝去，每个人都在求一心安之处，拖欠彼此的拥抱，现在开始还不晚，

那里有温暖的阳光。

●张素琪：我们为什么还要做个好人？内心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告诉我：做个好人，会很踏实，很平静，很安全。就如一块玉摔碎了，不会是别的，会是碎玉，但不改其美。被命运摔碎的玉，还是玉。

●崔麓麓：几次年代的更替，推进故事的发展。时代感、沧桑感、真实感，叫人发出无力的慨叹。再纯真的年代，也会有人性的弱点。从众心理和对弱者的取笑欺凌，是青春这块美玉的瑕疵。然回首往事，留下来的总是那时芳华。生活总有不尽人意之处，要坦然面对。残缺和遗憾，总是生活绕不开的真实。

水韵沙澧读书会活动预告

12月23日，周六，上午9点，你是躺在被窝里背床到自然醒，还是被生活的柴米油盐所包围，抑或是依然为了孩子的辅导班在奔波？

不！不！不！让我们暂时在12月23日上午拒绝一下这凡俗的生活模式，到郾城区新闻大厦漯河日报社三楼多功能会议室，参加由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书会主办的“三毛部落读者见面会暨《时光是个老东西》新书分享会”，与省内文艺界的大咖们面对面，与单占生、李玉梅、萍子、李啸、青青、凤秋等三毛部落的成员们探讨一下当代文学与新旧诗现状，绘画、写作与人生，诗歌与时代、心灵之关系，散文诗歌创作、编辑与读书分享，寻访、行走与创作心得，散文创作等话题。

全公益、全免费，现场有抽奖，礼品多多，欢迎参加。

因场地有限，拒绝空降，需提前报名确认，谢谢合作。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姓名+电话+人数，以短信的形式发送至本号码)

报名方式：siying_289169909
报名QQ：289169909



■人间世相

赵嫂有个好儿媳

■王春华

秋高气爽，气候宜人，我应赵嫂之约加入老年旅游团，乘游轮畅游大海，到沿海城市观赏祖国风光和建设成就。

赵嫂的儿媳春波是园林职工，利用休假全程陪护，我们老两口也受到她多方关照。

乘坐国产豪华宇通客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平稳舒适，回想当年乘坐卡车尚是一票难求，更觉时代进步，晚年幸福。导游小张为活跃车内气氛，让大家自由献艺，有唱歌的，有讲故事的，赵嫂是豫剧票友，大大方方站起来，唱了一段“穆桂英挂帅”，马派唱腔有板有眼，博得阵阵掌声。唱完坐下，儿媳便将一杯茶递到婆婆手中。

在上海乘坐游轮，这个庞然大物让人开了眼界。游轮几层楼高，二百多米长，容纳三千名游客。我们住进二楼房间，十平方米左右，卫生，洗澡间小巧干净，居室一张大床一张写字台，外阳台设有栏杆，一张木桌两把藤椅，坐下来逍遥自在观赏海景。赵嫂儿媳领我们在游轮各处参观，健身房设备齐全，游泳池全天开放，自助餐厅免费就餐，歌舞剧场晚上七点准时开演。甲板上眺望大海，天水一色，浩瀚无边，不时有海鸥飞翔，货船驶过。在甲板栏杆处，船头公园，游轮主楼前，春波用手机给赵嫂和我们拍照留影。

海上早日出是许久的心愿。我们早上四点钟起床，倚立在甲板栏杆处旁翘首以待，微风习习，稍有凉意，春波到游客休息处的柜子里取了几条毛毯，递给我们，给赵嫂轻轻地披在身上。东方泛白，长空无云，一线红日露出海面，游客一片欢腾。我们用手机开始录像，冉冉升起的红日、晨光、飞鸟、船影，构成一幅绚丽的日出景象。

春波对婆婆形影不离，悉心照顾，赵嫂每到一处，她都轻轻地搀扶着，随时携带茶水、药品。到自助餐厅就餐，她让婆婆坐在靠海边的窗前，一日三餐，光是征询意见，来回数趟，挑选婆婆爱吃的热牛

■儿女情长

怀念岳父

■许保刚

岳父走了。今年11月1日，岳父在脑出血昏迷两天后，静静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

送走岳父，我怅然若失，心里一直不能平静。岳父的音容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回想着与岳父相处的26年时光，回想着岳父平淡若水的一生。

岳父是漯河四高的一名退休教师，平时爱清静，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小收音机。饭后茶余，躺在床上，眯缝着眼，静静地听。有时，外孙喊他几声，他都听不见，直到外孙趴在脸上，他才发觉并亲切地摩挲外孙。

1996年，岳父退休，离开工作三十多年的学校，心中一直闷闷不乐。我一去就和他谈心，说说这个，比比那个。慢慢地，岳父适应了退休生活。

自幼好学的岳父，1952年到郾城二中上初中。从家到学校有二十多里路，岳父每周步行回家背课；1955年，岳父考上漯河师范；1958年，又被分配到郾城二中任教。

岳父任劳任怨。当过班主任，教过数学、物理、化学，还兼管学校的水电。1967年，岳父在修电线时，从梯子上摔下来，被送到医院，昏迷了好几天，也留下了脑神经衰弱的后遗症。

1969年，政策要求教师各回各家任教，岳父离开郾城二中，回到家乡开始筹办阴阳赵高中，历经三年，使阴阳赵高中初具规模。1973年，政策又变化，岳父调回郾城一中，从事实验室工作。

岳父已奉公。到许昌地区电教馆出差，他住低廉的旅店，领来实验仪器，到漯河下火车背回来。后来，以求供给

奶、煎蛋、牛蛙、牛排、水果拼盘等。用餐之后，儿媳又递来漱口水和餐巾纸。赵嫂吃完饭坐在窗边观赏海景，春波才匆匆去打菜用餐。

上午十点，甲板游泳池里举办水上排球比赛，一边是不同肤色的男女船员，一边是游客中的排球爱好者，比赛激烈风趣，赢得阵阵掌声和欢呼声。看完比赛，春波安排我们在甲板躺椅上晒太阳，观海景，又是一人一条毛毯盖在身上。春波到一边玩手机，我们和赵嫂拉起了家常。我们夸赵嫂有福，找了个好儿媳。赵嫂笑着说：“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我是个没眼光的人，当年儿子和春波谈恋爱，我嫌她爸是保安，母亲是环卫工，家庭条件不好，有点不如意，拗不过儿子才娶了过来，差一点放跑了好媳妇。这孩子有教养，有孝心，比亲闺女还亲。我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每逢星期六休息，上午九点小两口准时回来，带着大包小包的肉蛋菜，给我做可口的午饭。午休以后，儿媳带我到清泉水池洗澡，帮我洗头洗脚搓背，回到房间，让我躺在床上，从头部到脚按摩二十分钟，心里舒服。”赵嫂说着，眼眶里涌出来幸福的泪水。

到上海、扬州、杭州、南京等城市观光，高楼林立，街道宽阔，环境优美，车流不息，祖国建设成就让人欣喜自豪。观赏外滩夜景、西湖风景、南浔古镇、南京购物一条街，让人大饱眼福，不虚此行。春波给婆婆购物是另一道风景。在上海商场，让婆婆自选一件款式新潮、非常合体的毛料短大衣。在杭州丝绸博物馆，让婆婆挑选如意的丝巾，又给婆婆买一套双层蚕丝被，天热天冷都能用，赵嫂嫌贵不让买，媳妇跑到去刷卡结算，包装整齐扛在肩上。

我们退休老人享受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有社保、有医保，住得好、吃得好、穿得好，每年结伴外出旅游，再加上儿女孝顺，每天都过着以前想象不到的幸福生活。

仪器，他坚决回绝。岳父采买的仪器质优价廉，从未谋过丝毫利益。

岳父勤勤恳恳。将实验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各种仪器整理得井井有条，尤其对实验课题了然于胸，可以说是物理实验方面的行家。学校的实验室工作多次得到上级教育部门的表彰。1992年，省电教馆对各重点高中实验室进行达标验收。来的专家对岳父佩服得直翘大拇指，称赞岳父是老前辈。岳父也感到无上的荣光，受到学校的大会表扬。

岳父和岳母1956年结婚。岳父家人口多，为养育弟弟和侄子，岳父岳母结婚七年都没生育孩子。

上世纪80年代初，岳父一家转为商品粮户口，搬到城里。县一中教师住房也很紧张，每位教师只分一间房子，直到1990年，学校建起家属楼，岳父一家才搬到宽敞的楼房里。

1996年，学校建起新家属楼，我家搬到新家属院，岳父家也搬到新家属院，两家住前楼，一切都便利多了。

岳父的二儿子住在沙北，每到春节，二儿子一家总请岳父岳母去过年。正月初五是我儿子的生日，岳父岳母都会来给外孙过生日，二内弟一家也来。我们一大家人聚在一起，我爱人和岳母张罗做饭，我和岳父说古道今。岳父在城里工作生活五十多年，从岳父口中，我知道了更多的人和事，了解岳父更多的往事。外孙和岳父岳母搂肩绕膝耳鬓厮磨，岳父岳母享受幸福的天伦之乐。那，是我们一家最快乐的时光。

岳父虽然走了，长眠在家乡的黄土里，也长眠在我的心里。

■流金岁月

■孙幸福

几十年前，逮麻雀甚至是举国上下全民动员的政治任务。比这再晚些，我小的时候，时常掏麻雀。因为麻雀不会在树上做窝，只能把窝巢安放在房檐下，然后，我们小孩会关注麻雀从哪里飞出，找个梯子或者搭个人梯，到屋檐下去掏麻雀窝，摸出没长毛的小麻雀或是麻雀蛋。每逢这时，大人们就会吓我们，说是掏麻雀一定要闭上嘴，怕蛇窜出来拱嘴。

1975年，我下放到舞阳县吴城公社大王大队。春耕秋收冬播后，地里没活可干，知识青年也放松下来，偷鸡摸狗之外，逮麻雀是好玩的事。

知青们一般都有个三节的手电筒，晚上出去赶夜戏看电影或者走夜路到村头，使用手电筒往路边的树上照去。红薯快是黑的，如果中间有白点儿，不用问，去摸就是了，肯定是麻雀——它们像鸵鸟一样把头钻进洞里，屁股就顾不上管了。而麻雀露在外边的屁股是白毛，很容易看到；晚上的麻雀和鸡子一样，是鸡宿眼，手电一照，一动不动，你去拿就是了。

逮麻雀真正有趣的，是要与麻雀们斗智斗勇。一般人用小盆小棍支起来，下边撒点